

俄与沙特走近, 整个中东棋局正在改变



本报记者 赵恩霆

前不久G20杭州峰会期间, 出席会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沙特王储继承人兼第二副首相、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有一番互动, 两国能源部长也进一步接触, 双方就合作稳定国际能源市场、考虑冻产计划等达成一致。受此消息影响, 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出口国, 无论是高油价时代, 还是低油价时期, 俄沙两国的竞争关系要远大于合作的可能性。以需求量巨大的中国市场为例, 近年来两国就曾交替取代对方成为中国最大原油进口国。不过, 国际油价持续低迷, 已经严重拖累沙特和俄罗斯的国内经

济, 这显然是促成俄沙两国走近, 甚至“抱团取暖”的一大关键因素。但这并不是唯一因素, 因为自2015年1月沙特新国王萨勒曼上台后, 俄沙两国的互动就明显增多, 去年, 萨勒曼的儿子, 上文提到的王储继承人穆罕默德曾两次到访莫斯科。

沙特靠近俄罗斯, 美国因素不得不提。自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以来, 美国的中东政策越发偏软, 在叙利亚问题上不仅犹豫不决, 而且面对俄罗斯的强大介入显得无计可施。而美国的老朋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倒台, 更让沙特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增加。而且, 美国页岩油产量激增, 也使得其对产油国沙特的依赖大大减弱。

虽然俄罗斯与沙特在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去留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 但更棘手的是“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在中东做大, 已经危及沙特的国内安全形势。与其把赌注全押在不太上心的

美国身上, 还不如去与姿态更为积极的俄罗斯谈一谈。而这正符合莫斯科全面介入中东事务, 恢复中东影响力的目标。

看看俄罗斯近年来的动作, 在叙利亚快刀斩乱麻式的反恐战, 削弱了极端组织, 稳固了盟友巴沙尔政权; 向伊朗和伊拉克伸出橄榄枝, 四方联合在伊拉克设立反恐情报中心; 在西方与土耳其关系疏离之际, 果断接受土方的道歉, 促俄土关系迅速回暖; 埃及总统塞西上任后一年多, 就已三次到访俄罗斯; 虽然巴以莫斯科会谈最终取消了, 但俄罗斯已在巴以和谈中扮演了斡旋角色。

不过, 仔细分析, 俄罗斯与中东各大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别。

美国与伊朗达成核问题全面协议, 最不愿看到这一结果的就是沙特和以色列, 加之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私人关系不睦, 以及美国中东政

策不给力失去盟友信任, 促成他们与俄罗斯关系的提升。在美国大选、政府换届的背景下, 沙特、以色列的外交调整看上去更像是中短期的战术选择, 毕竟对美外交一直以来是两国的对外政策基点, 二者也是美国现在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

这与埃及的外交调整有所差别, 沙特是看到了美国对昔日盟友的袖手旁观, 而埃及则是切肤之痛般地体会到了这种变化。从这一点上讲, 埃及积极发展对俄关系更是一种长期的战略行为。

反过来, 基于保住叙利亚这一中东唯一战略立足点的大目标, 俄罗斯又必须与伊朗和伊拉克掌权的什叶派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这无疑是战略层面的。尤其是伊朗, 作为中东什叶派大国, 俄罗斯与其虽然历史上积累了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 但冷战结束后, 两国在反对美国的共同利益之下走近, 俄

罗斯不仅向伊朗提供S-300防空系统, 还帮忙建设核反应堆。

至于俄土关系, 除了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生变的因素外, 两国接近的内生需求更大, 经贸、能源和旅游等方面的依赖度较高, 且土耳其还扮演着俄罗斯能源输往欧洲的中转枢纽角色。换句话说, 俄土走近的现实动力更为丰富。

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后, 俄美两大力量的此消彼长推动了中东格局的演变。美国抽身、俄罗斯介入, 围绕叙利亚这个爆点, 改变了整个中东棋局。随着奥巴马政府任期的结束和美国新政府的上台, 2017年之后势必会对中东政策进行调整, 届时如沙特、以色列等美国的盟友们也可能做出相应调整, 但以往那种“非美即俄”、“一棵树上吊死”的做法不会重演了, 中东大国强化对俄关系的这一主线不会被放弃, 相应地, 俄罗斯也会更加深度介入中东棋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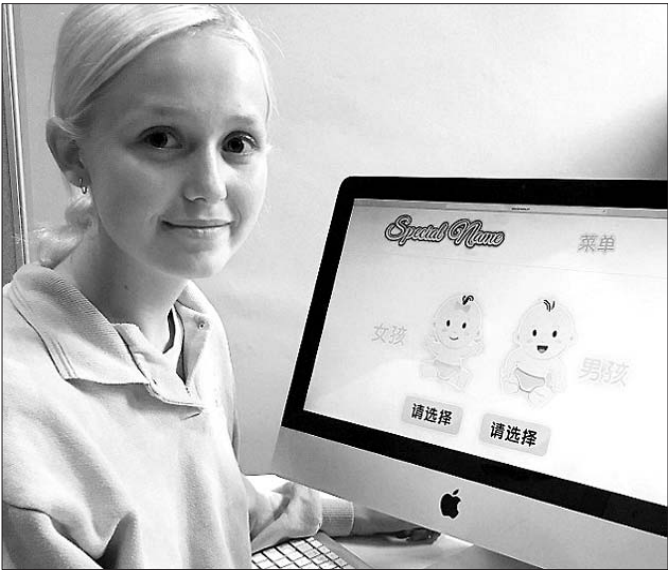
建个网站, 给中国人起英文名



本报记者 王晓莹

这两天, 有个英国小姑娘火了, 她才16岁, 却已经是一家网站的老板了。16岁开公司不算什么大新闻, 最博人眼球的还是她公司的“业务”——给中国人起英文名字。别看这“业务”听起来有点像咱中国那种“算八字起名”的行为, 但网站开了半年, 就已经赚了48000英镑(约合42.6万元人民币)。

这个小姑娘名叫博·杰瑟普, 家住英国格洛斯特郡, 现在在英国著名女校切尔腾纳姆女子学院念书。杰瑟普名字中的“Beau”是“美好”的意思, 但据她观察, 绝大多数中国父母不会给自己的孩子起出“美好”的英文名字。杰瑟普曾跟着父母来过中国, 当时就有好几个她父母的朋友让杰瑟普帮自家小孩起英文名。在这些父母的眼中, 给孩



杰瑟普和她的起名网站。

子起个好听的英文名字甚至比中文名字还重要——因为他们不少人将来都打算送孩子出国读书。杰瑟普正是由此找到了商机: 中国可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 现在又开放了“二胎”政策, 这个市场, 那肯定是“广阔天地, 大有可为”啊!

杰瑟普建起的“Special Name”网站, 客户就是那些想给孩子起英文名的中国父母。现在, 她已经“送出去”了23.5万个英文名字。笔者试着登录这个网站, 发现网站会先让你选择孩子是“男宝”还是“女宝”, 之后有12种性格品质供你选择, 如“可靠”

“活泼”“有创造力”等, 你可以从中选择5个。随后, 网站会根据你的选择生成三个符合英美国文化特点的名字作为备选, 每个名字后面都会有详细的解释和寓意, 还会列举一个同名的知名人物。这一系列过程, 杰瑟普收费60便士。

更妙的是, 这小姑娘果然是个“中国通”, 还知道用微信扩大客户群。这个网站提供“分享到微信”功能, 对起名满意的父母可以把这些名字分享到朋友圈里。要知道, 现在微信的用户群可有6亿人, 这无形中又为杰瑟普做了一次市场宣传。

《每日邮报》网站报道, 一名中国客户王松埔(音)说, 她就是在这个网站上定下了儿子的英文名。“朋友给我推荐了这个网站, 我打算试试。我给儿子选了‘Nathan’这个名字, 它的意思是强壮; 网站说, ‘Nathan’还有‘慷慨’、‘大方’的意思。我认为, 男孩就该慷慨大方, 这样女孩才会喜欢他。我希望我的儿子以后不会是个小气鬼。”王松埔还期待, 儿子将来可以好好学习英语, 出国开阔眼界,

“无论他将来是和外国人一起工作、学习还是交友, 一个好名字就意味着好的开端。”

王的话有几分道理。笔者曾在国内一个论坛上看到过有人吐槽中国人起的英文名字, 可真是笑弯了腰。有人说, 他见过一个女孩的英文名叫Easy。本来呢, “easy”字面翻译是“容易的”, 可能这个女孩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容易”些, 能顺顺利利地, 但她不知道, 英文中还有个词语叫“easy girl”, 就是指随便的女人, “一勾搭就能上”的意思。这个名字用在女孩身上, 那可不是分分钟尴尬嘛! 还有人用“Cherry”当英文名字, 如果只是翻译成“樱桃”这个水果名, 那还好; 可是, 在美国俚语里, “cherry”还有“处女”、“处女膜”的意思, 万一遇上不正经的美国人, 可要让人家浮想联翩了。

大概也正是因为, 杰瑟普的起名网站才会这么火。她不但赚了个盆满钵满, 还准备把这些钱作为将来上大学的学费。看来, 能帮别人起个好名, 也是个赚大钱的本事。

350 年前那场改变世界的大火



本报记者 王昱

本周, 英国伦敦人民正在忙活一件挺新奇的事儿, 他们在泰晤士河岸上立起了一个巨型伦敦城市模型, 于当地时间9月4日晚将其一把火点燃, 火光映照河畔两岸, 甚是壮观——伦敦人以这种“放火”的方式, 纪念1666年这一天烧遍整个伦敦城的那场大火。

古往今来的纪念日, 有纪念本民族重大胜利的, 有纪念伟人诞生或逝世的, 一个火灾有啥可纪念的? 你还别说, 全世界如果说有哪座城市有“资格”纪念火灾, 那还真非伦敦莫

属——别的火灾一把火烧出的只有废墟, 唯独伦敦1666年这场大火, 改变了整个世界。

1666年9月2日, 伦敦城一家面包店失火, 大火迅速蔓延至整个城市。大火整整延烧了4天才被扑灭, 87间教堂、44家公司以及13000间民房尽被焚毁, 近千人葬身火海, 数万个家庭支离破碎, 半个伦敦城在这把大火中报销了。

火灾过后, 政府立刻把那家面包店的面包师抓起来了。虽然面包师被抓之后叫起撞天屈, 说自己不是有意纵火, 但民意汹汹之下, 政府哪管那个? 最后还是把这人吊死了。

伦敦人对这位面包师的处分是不是太过了呢? 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 这种处理一点也不夸张。在近代以前, 火灾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癌症”, 由于近

代以前的房屋多为木质, 且贫民区房屋大多排列紧密, 环境极差, 所以世界各地城市火灾都是一点一大片。各个文明对于纵火者的处罚都是很重的。中国商代就有“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的说法——在大街上倒柴灰就得砍手。到了汉代以后, 为了防火, 干脆规定老百姓晚上定点必须熄灯, 违者抽一百鞭子。同时代的欧洲对火灾也没什么招, 只能通过对纵火者施以酷刑进行惩戒。

与防火上的严刑峻法相映衬的, 是古人在消防上的孱弱。古代世界各文明消防制度的主要问题在于“不专业”, 早在伦敦火灾一百多年前, 德国就曾出现过业余消防队, 还发明了消防车, 但消防是个技术活, 依靠非专业人士灭火, 往往不仅控制不住火势, 还容易把消防人员的命

都搭进去。而组建专业消防队, 又需要回答钱从哪儿来的问题。中世纪的国王们都很抠门, 想让他们出钱肯定没戏, 而市民普遍存在侥幸心理, 觉得火灾这种事一辈子也碰不上几回, 也不愿意花冤枉钱。

而近代职业消防制度恰恰是1666年这场大火催生的, 建立该制度的人名叫尼古拉·巴蓬。这人本来是个牙科医生, 但由于火灾后大量人员流离失所, 商业嗅觉敏锐的巴蓬就拿出储蓄开始倒腾房地产。巴蓬在卖房子的同时, 还“发明”了另一种生意——“火灾保险”。只要住户愿意向他缴纳一定的费用, 一旦失火, 巴蓬的公司就会做出理赔。

由于1666年的大火让人们心有余悸, 巴蓬的这门生意很红火, 但随着生意做大, 巴蓬本

人却越来越睡不着觉——伦敦城里布满了买他保险的用户, 一旦再闹一场大火他不得赔个倾家荡产? 于是在1680年, 在庞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巴蓬自己掏钱建立起了第一家职业消防队。此后, 随着火灾保险业的兴起, 职业消防队在伦敦城中迅速铺开。到1720年时, 伦敦城中已经有了12家职业消防队。1666年那种延烧半个城市的大火自此成为了历史。

如果没有职业消防队, 如果人类永远停留在对城市火灾的恐惧中, 近代急速的城市化与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都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1666年的伦敦大火, 不仅催生了职业消防队, 更为英国其后三百年的工业革命打了一剂“预防针”。困扰人类千年的火灾困境, 竟被巴蓬这个业余地产商解决了。